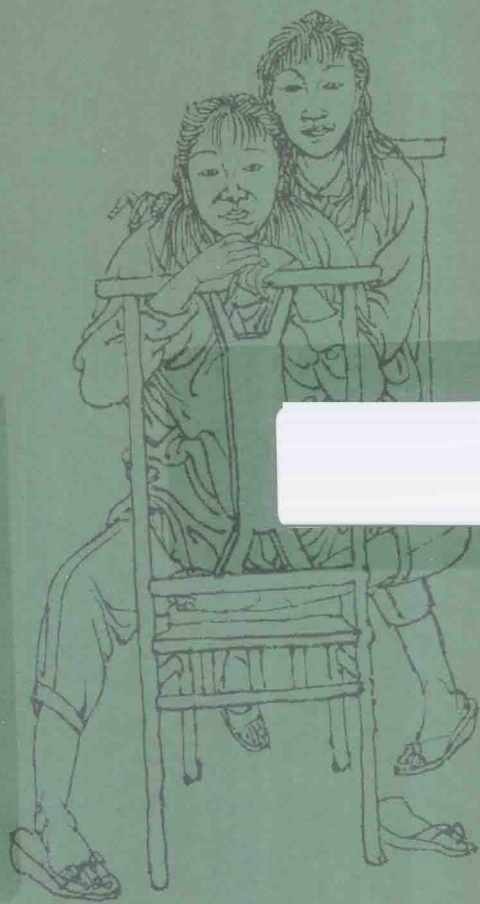


# 私人记忆

非虚构微故事

婴父 /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私人记忆

非虚构微故事

婴父 /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人记忆：非虚构微故事 / 婴父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080-8250-9

I. ①私… II. ①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2944 号

## 私人记忆：非虚构微故事

---

作 者 婴 父

内文插图 张文江

责任编辑 王占刚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9.5

字 数 180千字

定 价 35.00元

---

**华夏出版社** 网址:www.hxph.com.cn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663331(转)

## 序言

喜欢私人记忆这个词，所以拿来用作我微博体叙事作品集的书名。公私两字，前者似乎美誉度高得多，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后者显得很不出名。其实，假如与结党营私、化公为私、徇私舞弊……无关的话，很多情况下私都是一个美的字眼，如私密空间、私家园林、私淑弟子，还比如私人记忆。

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聚落，并非人人都能获取凌空俯瞰统揽全局的高度，未必能够整体上把握山岳形势河川走向，领略街衢如棋阡陌成网的壮丽恢弘，但每个人在自己脚踏实地匆匆行旅中，都会有自己的惊艳与邂逅，迎迓与挥别，收获与割舍，参与和见证，视觉经验和感情经历，都收藏着个人版本的断代史和人物志。

在历史长河中，个体的价值毋庸置疑。你的经历是历史的一部分，你的故事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方式，得不到私人记忆支撑的历史绝然不能称为信史。私人记忆纵然构不成社会发展宏大叙事的主体框架，无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却是历史的细节、肌理、气息和味道，是其中最鲜活最真切令人动情动容的所在。

人民创造历史。我理解，这个历史既指历史演进过程，亦指历

史的记录和描述。普通百姓是历史的驱动力量，也可能成为历史的叙述者、行吟者。有时回忆是种美妙的享受，有时却会是痛苦的自虐。但无论如何，对同行者讲出你的故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后来者开放你的记忆，提供镜鉴，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

没人为历史叙事规定专门的语言风格文本范式，可以是鸿篇巨制也可以是吉光片羽；可以是精金美玉也可以是瓦砾碎石……我的文本样式是微博。这意味着我能在可支配的业余时光用碎片化的时段炮制碎片化的短文，意味着我可以连珠炮式地写作集束化地呈献，意味着我可以在结集成书前利用自媒体肆意扩散广为传播……

新浪微博上写作，让我的文风显得滑稽：一方面因字数限制必须用高度洗练的笔墨状物叙事，行文不免有复古倾向，故事也只能简而言之，细节流失，像素过低；另外一方面，环境使然又貌似时髦沾染了网络语言的习气，不时使用WK、TMD、尼玛等词语，出版社编辑按规范已痛加删削，我反倒怅然若失，无端惋惜。

我把自己的微博体系列叙事作品贴上了“非虚构微故事”标签。所谓非虚构是指全部故事并非杜撰，皆为真人真事，且其中许多故事为自己亲历亲见亲身参与，大部分主人公还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僚故旧，并非道听途说随意演绎。只有很少篇目属坊间传闻，录以存趣。虽然零碎，却真诚真实，足可与宏大叙事官方典籍对照印证。

本书原拟名《千人赏》，意思是对 1000 个人物的描摹品鉴。我做到了。我描写的人物分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街巷之深，棚户之微……散布于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对我而言，他们是亲人友人邻人故人路人；对社会而言，他们是闻人达人奇人异人凡人……真的不必为他们杜撰故事，生活本身比文学想象更加丰富多彩波诡云谲。

书中人物称谓须做一个交代：凡公众人物多用原名，亦有称其为某公者某先生者，以示敬重；相熟相知者曾有结交往来者因其故事多涉私域恐有亵渎冒犯，则隐其名号改以谐音字近义字互训字替代；比我年长或年纪相若者称其为某兄某姐，比我年幼者称其为某君某妹。如此或许能消减读者与主人公的心理距离，仿佛置身其间。

按常规出版物惯例，欲将 1000 多条文字理出篇章结构，尝试后宣告失败。私人记忆往往是或浮游或散落漫无秩序的，因而故事片段之间也缺乏逻辑关系，相互关联是隐性的含混的，过度梳理会显得僵硬机械，阅读时会失去乱草闲花不期而遇的机趣和随处起始自由取舍的快感。无框架无纲目的结构，也不失为一种结构。

不能免俗，为给本书凑成一个不可缺项的目录之页，我还是把 1000 多条文字拢成了三辑，一曰秋鸿录，二曰疑梦录，三曰掬月录。三辑间没有前后承接延续的关系，内容亦无归类标准，可

以相互置换。倒是采撷借用古人著名诗词章句，为本书平添了意境，丰富了意蕴，点化了回忆的主题。初衷如述，原无附庸风雅之心。

秋鸿语出坡翁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借之说明人事代谢变幻无穷，当以笔墨存其痕迹；疑梦语出司空曙名句：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借之说明人生如梦，相逢是缘，当以文字录其情状；掬月语出于良史妙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我想说微博体的叙事，恰如用双手掬一捧清水，能够映出心中皎洁。

王安石有句：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感叹知音难觅。我感兴趣的是微言一词，可用来包装我的微博体叙事作品。朋友们拿到这本《私人记忆——非虚构微故事》后翻开一阅，必能从人群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和秘闻，或者影影绰绰辨认出大家共同的熟人朋友。想想他们大吃一惊或粲然而乐的表情，真真是快慰莫名。

突发奇想，《私人记忆——非虚构微故事》出版后，我也许能腾出手来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大家都来讲故事”的活动，请网友们各自打开内心深处封藏的石函，和大家分享关于时代关于自己情感与命运的珍闻逸事，开一个与往事干杯的大众 Praty，最后出版一本《民间记忆——非虚构微故事》，把私人故事转换为为公共财富。

郑父

甲午年秋月，郑州

目录

序言  
/001

第一辑 秋鸿录  
/001

第二辑 疑梦录  
/101

第三辑 掬月录  
/205

书尾赘语  
/294



第一辑 秋鸿录



儿时邻居小南，少年形体瘦小，却好勇斗狠，与人稍有不合，便拳脚相向，长大后更成了亡命之徒。平生所好者二，女色也足球也。一次进班房，女友被人所撬，出来后即持枪寻仇。敲开仇家家门，不料客厅电视正现场直播世界杯决赛，顿时进入忘我之境，坐进沙发目不斜视。结果仇家寻机对准其后脑勺一枪致命。

儿时玩伴小剑，父“文革”伊始投井自杀。母为家庭妇女，无固定收入，母子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一日小剑在公厕大便，被人发现用报纸擦腓，领袖头像赫然在目。小剑在毒打诱供之下指认其母唆使，剑妈从此便受尽凌辱，不必赘述。大院男厕尽归她打扫多年，进入前她必问：有人吗？这声人间拷问，至今回响耳畔。

邻居群哥，腼腆憨厚，“文革”时正上初中，参加了造反组织，学会舞枪弄棒，耀武扬威。他们真的搞到了几支步枪，比比划划，兴奋极了就朝天鸣放。一天某同学误以为是空枪，玩笑之间就对着群哥脑袋扣动了扳机……脑浆流了一地，一周才抢救过来，捡了条命。头上做了个有机玻璃的人造脑盖，从此忌讳别人摸头。

我们小学有位女老师，貌美冷艳，喜欢打扮。衣裳熨过才穿，又善创新发式，于是凭添妩媚。多名追求者遭拒后转爱为恨，“文革”中趁机造谣滋事，加之同性妒火中烧，众师生皆辱其为破鞋，待其出门时往她头上身上吐痰撒土。她神色不动，返身梳洗更衣，你再吐再撒我再洗再换，如是者三，最后众人皆不敢直视之……

邻家女孩小珠，长得白嫩丰满，我们便喊她绰号小肥猪。她爸在单位掌厨，视其为掌上明珠，专门把她从豫东农村接来同住，为的是让她在城市接受教育，万没想到爱女会被一个流氓同事酒后奸污。那流氓是“文革”造反组织爪牙，气焰嚣张，最终受到惩治。可怜小珠却从此受到伙伴们冷落排斥，长大后很晚还孑然一身。

韩大大（郑州有称中老年妇女为大大的习俗）是幼时所居家属院的居委会主任，一脸凶相，小孩们都怕她。有一次她念童谣曰：鹰钩鼻子蛤蟆嘴，钻头屁股罗圈腿……然后大笑：这岂不是为我画像？大庭广众之下，经常黑脸训人，不留情面，然后再暗中把当事人叫到屋里安抚。外婆评论说：心眼多，有手腕。

邻人张爷爷，中医名家，髯须飘飘，一派古风。用毛笔开药方，乃魏晋笔意。原有两房妻室，1950年代被迫做二选一抉择，无奈与大房解除婚姻关系，别处而居。但俩女人情同姊妹，坚守一人，到了周末，两处老少便合在一处，其乐融融。“文革”时遭到警告：不得怀念延续旧社会生活方式。后邻里不复见其家人踪迹矣。

卢老师，小学政治老师，娃娃脸，微笑时可见门牙有个豁口，走路绊倒磕的。做事有激情，在师范读书时就常到残疾儿童家里送课上门。“文革”中喜穿军装扎腰带，雄赳赳气昂昂。“文革”结束受审查觉得委屈，变得心灰意冷。后来检查出癌症，陡然振作，天天锻炼，居然挺了过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癌英雄。

鄰人張爺：中醫名家

言燁

鬢須飄：一派古風生

快樂用毛筆可藥方

乃魏晉筆意原有西房

妻室五十年代被迫做二選

一揀擇無奈與大房解除增姻笑

急別處不居但倆女人情同姊妹堅守一人到了園末兩

處老少便言在一起其樂融融：文革時遭劫教言不得懷念延續舊社會生活方丈



作协主席丁老，文坛宿将，1930年代出入沪上十里洋场，曾受鲁迅亲炙。“文革”时遭批斗，颇受皮肉之苦，无奈对造反小将称当年和春桥打过老通。春桥者，张春桥也，四人帮大鳄；老通者，同睡一个被窝之谓也。小将们急与北京联系，未遭否定，便不敢过分为难于他。四人帮倒台，丁老为此再陷窘境，难以洗清。

童年深受姨家大哥影响，他风趣机智，无所不知，曾是我的第一偶像。“文革”开始，他们郑大附中红卫兵串联远征，我死缠烂打求他把我带上，出发前夜他满口答应，说是明天一早把我打在背包里，以免被人发现，背包里给我放上一个尿盆三个烧饼，全天不用露面。我满心欢喜，早上醒来，他们早已走至十里开外……

邻居小娜，小学宣传队员，生性活泼。经常在院里表演下腰，身子反弓，扮成四足动物走来走去。因为漂亮，不少招惹男孩。同学们演出《红灯记》，她扮小铁梅，一个讨好她的男生扮卖梳子特务前来接头。李奶奶察出破绽，铁梅把特务狠狠推出门外。许是小娜故意猛推，那孩子直接翻到了台下，当场伤心痛哭。

听邻家阿姨说花园路表店有位修表女工乃倾城绝色，肤色不白却光艳照人，人称黑牡丹。因修表练就一双明眸，摄人心魄。马路上回头率极高，常遭遇小流氓骚扰陌生人搭讪。无奈，男友只好托自家弟弟充任护花使者，常年上下班全程接送。后来她结婚了——和弟弟。我年幼好奇，借故去过店里，却无缘一窥花容。

省直某厅看门老头，貌不惊人，无儿无女，却是位老红军，曾背着红小鬼喜子深一脚浅一脚走过草地，情同父子。建国后完全有资格弄个一官半职，组织征求意见，他坚辞各种方案，唯愿为喜子看门。喜子当了厅长，他也一道上任。平日低调随和，拒绝任何礼遇，过年时喜子黎明即起赶来垂手请安，老头以此为人生乐事。

大个系复员军人，家乡土改分得田地，铁心回家务农。没几年一切充公，又赶上天灾人祸，食不果腹路有饿殍。乡邻听说过大个曾给最高领袖当过马伕，危难时肩扛主公寻路奔逃的故事，撵掇他赴京求助。返回后乡亲问其是否面圣，他说一屋子领导个个满面红光，未敢仰视辨认。从此民政部门每月送来一袋面粉，不曾间断。

“文革”时有个词叫文攻武卫，许多人以此为名大打出手。亲见学生和产业工人互殴，工人们年长知道轻重，手中无缝钢管专打学生臀部；学生手狠，瞄的是对方脑袋，工人叔叔于是四处溃逃。有一位逃到明妹家跪求藏匿，奶奶吓尿，七岁明妹胆大心细将其关进厨房果断落锁，追兵循迹而来，明妹沉着应对，没有露馅。

邻家鲍奶奶，看管自行车为业，收入微薄。生性快乐，多子多福，有五男二女。生幼子时碰巧大儿媳妇也坐月子，婆媳俩喂奶，抱起那个算哪个，叔侄两个奶娃襁褓中形同兄弟，同悲同欢。夏日酷暑，鲍奶奶垂下门帘便是深山，在家常常是上空装束，敞胸露怀。小朋友到她家玩耍，她参与其中，投入程度不输孩童。

1980年代严打，气势凌厉，效果显著，亦有冤案。一老头中毒暴毙，疑点指向其老伴。邻居反映说数日前老两口争吵，老伴气势汹汹恶言相向：改日非把你个老不死的药死……老妇神情恍惚中被警方带走拷问，挨两巴掌后就急忙招供，迅速结案，不久便领受极刑。不想两年后另案捉到真凶，方知老妇当年了无生趣，只求速死。

侠叔，在某机关工作，小有文才，前途被众人看好，无其他不良嗜好，唯喜饮酒。1976年最高领袖去世，万民惊愕天下缟素，很多人大放悲声哭至昏厥。侠叔强忍悲痛克制情感，晚上回家借酒消愁，被人告密，诬其暗自高兴饮酒寻欢大逆不道，次日即遭开除党籍，命运陡转，一时为众人所不齿。侠叔从此年年申诉，直至终老……

姨家大哥，“文革”后首批上山下乡。从郑州走时是个凌晨，怕他到乡下受委屈，外婆哽咽相送。谁知他到了南阳农村，却误打误撞如鱼得水——村民们不晓知青为何物，看他相貌堂堂，还以为是上级派来驻村的工作队员，遇事向他请示，听他指点，村里娶媳妇嫁闺女的席面都请他坐在上头，直至招工离去。

姨家表姐，亲如同胞，中学毕业上山下乡至石漫滩水库下游。1975年夏，连日大雨倾盆，水库库容爆满，只好炸堤，淹死群众数以万计。表姐失联，生死不明。大水退后，遍地尸首，头部皆被泡得比西瓜都大。姨夫联系亲友在遍地尸体中辨认，一无所获。后来知道，表姐在巨浪挟裹20公里以后，被解放军冲锋舟救起。



姨父南阳人，急公好义，路见不平则主持公道。有人质疑其公正性，问其何许人也？乃自报名讳：鲁尚仁。众人称善，误以为“路上人”也。当年俊朗儒雅，毕业于北京大学，就职于中直机关。反右时因言获罪，被发配到西峡深山，再分配至郑州某学院，“文革”又遭劫难。独醒独明郁郁寡欢，而书生本色终生不曾改矣。

宇通集团年终表彰劳模，专门安排家属一同登台，分享荣誉。聚光灯下主持人拿话筒问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爸爸获奖，你有何感想？”小姑娘对着台下数千人大声说：“我爸爸真的很了不起！”爸爸泪光闪烁。“你想对爸爸说点什么？”“爸爸，你都拿金牌了，过年压岁钱能不能多给点呀？”台上台下笑声一片。

说俺过去一位同事，喜欢搞笑，挑逗一位留学东瀛精通日语的女专家，要PK日本话，当场出了道口语日译汉，让她翻译：“图兜拿利曲瓦，诚歪娶娃，衣哇意妈代，亿蛙以妈代。”女士急得满脸通红：发音很地道，咋就译不过来呢？我这位老弟自我翻译曰：土豆哪里去挖？城外去挖！一挖一麻袋，一挖一麻袋。

朋友聚会，得董林兄新书一册《十年诗选》（大象出版社），刚才龙井漱口，香皂净手，卧南窗之下开始捧读，第一首诗就把俺击穿了——以最简文字，跨越生死界面直抵灵魂深处。抄录于后——《遗嘱》：当我们死去 / 我愿 / 我们的遗体 / 是医学实验室里 / 两架干净的骷髅 / 用深深的眼窝 / 继续 / 深深地凝视对方……